

人物

吟啸且徐行

周玉冰

在安徽大学葱郁的校园里,我曾多次拜访方铭教授。年逾九十的他,依旧精神矍铄,不知疲倦地耕耘在学术园地里,其道德文章令人敬仰。

方铭教授1934年出生于江苏东台,1958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,此后将毕生精力奉献于安徽大学的教学与科研事业。他曾担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理事等职,数十年如一日深耕于中国现代文学领域,成就卓著。《鲁迅论文学艺术》《文学成才之路》《中国现代文学作品教学必读》等专著,以及主编的《中国现代文学精品》《中国现代文学经典评析》等丛书,可谓“绵延的是智慧的长城,心灵的歌”,这不仅是他个人学术思想的结晶,更深刻影响了无数学子与研究者的成长路径。

方铭教授长于对新诗的深邃洞察和精妙解析。正如张器友教授在与他的诗学对话中所指出,现代主义诗歌素以艰深晦涩著称,而方铭教授解读“九叶诗人”(如辛笛、穆旦、陈敬容、郑敏等)的作品时,却能如“庖丁解牛”般,化艰深为平易,变晦涩为超拔,予人以“意想不到的惊喜和启悟”。张器友认为,这种卓越的解析能力,源于方铭教授兼备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知识、深厚的传统诗歌艺术积累、对具体诗篇写作背景的熟稔,以及“透析底里的诗学感悟和语言”能力。在当下一些新诗研究“大而化之”乃至诗歌创作以“让人看不懂为荣耀”的风气中,方铭先生的著作无疑具有正本清源的重要价值。

方铭的诗学研究自信且从容,这源于他几十年来沉潜涵泳的深厚功力。2023年,已经90岁高龄的他还出版了《一切的芬芳彩色:现代新诗读解》一书。2025年,92岁的他还推出《明清散文选析》,其

学术生命力之旺盛,令人叹服。

正式出版著作五十多册,约两千万字,这何其丰厚。在尚未普及电脑打字的年代,其中许多著作是他一字一句手写而成,艰辛与执着可想而知。“思想、智慧、劳动物化为书,美美与共。”这既是他对书籍诞生历程的精辟概括,也道出了著书、编书、出书、读书的深远意义与乐趣。其著作影响力早已超越学界,远播海外,“美国国会图书馆向出版社来函,索要方铭著作用于展览,新加坡以其著作作为教材”,便是明证。

方铭教授不仅著作等身,还培养了许多弟子,与学生间有着绵长深厚的情谊。安徽省社科院原研究员、现合肥老年大学诗词专业教师许厚今在《临江仙·春日重返安大拜访方铭先生》一词中,以深情笔触描绘拜访恩师的景与情。词的上阕描绘了春日安大的生机盎然:“教学楼前树郁,图书馆傍花秾。湖亭烟水拱桥风。操场新道美,宿室旧墙红。”这如画景致,烘托出师生重逢的愉悦。下阕则直抒胸臆:“聆听恩师言教,瞻观佳著连从。匠心文笔自从容。”寥寥数语,既表达了对老师谆谆教诲的感激,也精准捕捉了方铭先生从容不迫的学者风范。词末“临行笑悦里,惠赠缥湘重”,描绘了赠书细节。许厚今的这首词,情感真挚,语言凝练,是方铭教授与弟子间深厚师生情的真实写照。

方铭教授告诉我,他一辈子不抽烟、不喝酒,读书、教书、写书,乐善好施。质朴之言,勾勒出其纯粹而丰盈的学术人生与人格境界。他以“才丰学博寿高”,谈笑间依旧“吟啸且徐行”,诠释了一位学者的理想人生。先生其人其学,将继续在学林与校园中,散发着恒久而温暖的芬芳与光彩。

在茶的时光里

苏天真

坐在这极具古典的宅院,听雨扑簌扑簌地敲在瓦上,落在院里的石板上,声声入耳。此刻,这江南情致的风和水如诗流过茫茫山野。若捧一盅茶,幽窗棋罢,边饮边听,这雨打石板的声音,胜似丝竹,清入肌骨。雨天喝茶,江南人专支温茶的小炉灶,一火如豆,在雨声中一颤一颤,微温的杯壁散发出几分白雾,茶叶在宽容的腹中泡开,雨气与茶气萦绕在一起,袅袅升腾,又缓缓散去,融入在窗外的竹影雨意中。褐色的液体流经身体,亦如时间的穿越,没有向度,感受深沉的余香,在舌尖上萦回。

中国茶讲究功夫。古人在采茶时间上是有讲究的,唐陆羽《茶经·三之造》曰:“茶之笋者,笋烂石沃土,长四五寸,若薇蕨始抽,凌露采焉。”生长环境和采摘时机固然血肉相连,就如刚刚长出嫩芽的微、蕨,凌晨采摘最佳。如时间要求不一,其功能各有偏重。

现代人更讲究制茶和鉴茶的。那首当其冲的应推制。茶的采摘时段和芽头的大小事关品级是否名贵,而制作尤为关键。把一片片树叶变成色香味俱佳的茶,两千年来,从树叶成茶到茶文化,深深几许,总是一言难毕。因为有的存储于制茶艺人的内心,没有完全的坦露,传下去,成了永远的谜。而作为一片叶,最早最基本的认知就是树叶,远古洪荒,先人们摘取芽头充饥,到取水煮沸,再到杀清、烘焙,于是制茶兴焉。和其他行当一样,制茶成了一门手艺,维系着整个家族或一家人的生计。每一天制作的茶叶品相、口感、质量与众不同,却一样受到不同消费者的青睐,通过配制、加工,随着时季、等级的区分,高低贵贱跃然而立。手工作坊的案台上总是摆放着刚用过的工具,他们的名称对我来说并不陌生,铁锅、竹筛、竹铲,这些最简单质朴的工具,在制茶人熟稔地操作中,分检、揉搓(杀青)、翻炒,顷刻之间,清香四溢、碧绿新鲜的茶制成了。

我常常想起一片茶或一株茶的成长,和煦的阳光,微醺的风中,看见茶叶走过了它的青涩,开始向阳而生,在蓬勃的枝杆中,正酝酿营养,越来越丰

满。在一方大地,我选择在茶树前默然无声地站立,向一行行茶树行注目礼。在清明季节,茶叶从不孤立,采茶人回到了茶园,回到了茶叶的出发地和生命地,茶园永远是一片茶叶、万万片茶叶的故乡,即使你用一生的精力去研究茶的习性,你也无法走进茶的内心世界。每一方水土总是有自己很独特的风物,以此显示出与众不同。碧绿如翠的茶叶从陶瓷罐中取出,几百年中,人们围坐一起喝茶,对茶叶的品质远大过盛茶的器物。后来就不由自主,转向煮茶的紫砂壶上。给茶壶注入知识,其意仿佛一个人,安静敦厚地坐着,一把好壶的协调性亦和一个平和的人并论。当茶叶在它宽容的腹部泡开,香气紧紧地包裹,往往随着壶身倾斜,香气四溢,从而促进了茶叶有气韵、有气调,盈而有瘪,润而不木,岂不大有益于茶文化的发展吗?

在所有的茶叶里,我最喜欢绿茶,淡淡的涩且香。盛夏炽热的阳光注入我碧绿的杯子,一杯复一杯。今晚我的大脑被茶操控,写作的欲望被激发,惯常的语法被颠覆,平和的语境濒临癫狂,一些奇怪的句式和诡异的意象高撕扯着我几乎走入火魔,终于在后半夜,一篇连我也看不懂的散文,被浓酽的绿茶浇灌出来。

品茶时,我就有回到故乡、回到茶园的感觉。每一叶茶片的昨天都是一株茶树,都曾是大地的风景。此刻,它们来到我口边,我是这么想,这是远到而来的淡雅,如素雅妆容的女子兀自清新,为我送来清凉。刹那间,故乡已高高在上,谦卑的土地,谦卑的茶树,从来都在低处、头顶之上的故乡,她俯视着失去露珠、失去炊烟、失去鸡鸣犬吠、失去色彩和绵绵的城市,她是一枚枚被岁月抚摸过的甘露。其实,你真正的故乡是那片茶园,即使你回不去了,你也应该在心里保存一片茶园……有时,我看一眼茶几上的茶瓶,就如看见小时候母亲从瓶中抓一把茶叶煮茶叶蛋的情形,那些温馨的过往,平凡而美好,就像茶一样回味无穷。

诗词

立冬

王家富

夜雨敲窗骤觉凉,时交冬序菊犹黄。
残荷池缀三更露,疏柳烟笼半亩霜。
巷寂街空灯影淡,室明烛暖客思长。
阖家共话桑麻事,且待寒梅雪里香。

行走

河下记游

金志伟

第二次来河下古镇,老街家家户户门头上盛开的凌霄花让我惊艳。雨不紧不慢地下着,打着雨伞走在老街的石板路上就别有一番情趣。虽地处江北,但河下古镇却很江南。同不远处的扬州城一样,河下的发展与繁荣也离不开一条古运河。相传春秋末期的吴王夫差开凿邗沟,连接起长江与淮河。河下地处古邗沟入淮处,因此成为当时重要的水运中转站。如今在古镇入口处高大的牌坊上,你还能看到一块“长淮古渡”的牌匾。

一方水土养一方人。相传明清时期,河下不仅经济发达,文化也十分繁荣。导游告诉我,这里曾是远近闻名的进士之乡,曾出过一名状元、两名榜眼、一名探花,还出过67名进士。来河下,状元府是必须打卡的。位于竹巷街的状元府,是状元沈坤的府邸。沈坤不仅是一个读书人,还是一位文武双全的抗倭英雄。据《山阳县志》记载,明朝嘉靖年间,倭寇侵扰东南沿海,正在家里“丁忧”的沈坤挺身而出,散尽家财,招募乡勇千余人,抗击倭寇。他训练的“状元兵”是威震海内的戚家军的前身。如今淮安的很多地名,譬如状元楼、状元巷、状元街,都与状元沈坤有关。

除状元沈坤外,河下另一个历史文化名人是《西游记》的作者吴承恩。打铜巷尾的吴承恩故居是明代建筑风格的三进小院。其中的射阳簃是吴家正厅。据导游介绍,淮安最早设县时就叫射阳县,因此,吴承恩曾自号为“射阳”。他的同乡好友也是儿女亲家的状元沈坤曾送给吴承恩一块匾额,上书“射阳簃”三个字。簃者,楼阁旁边小屋也。吴承恩很喜欢沈坤送的这块匾,就把它挂在正厅最醒目的地方。随着时光的流逝,这块匾额不知去了何方。我们现在见到的“射阳簃”牌匾是当代著名书法家赵朴初先生的手迹。

看到这块匾额,不禁让人浮想联翩。沈坤和吴承恩是好友,还是儿女亲家,但他们的人生道路却如此不同,令人唏嘘。一个考场得意,一日看尽长安花,到后来却死于小人构陷;一个考场失意,竟日郁郁不得志,终看清世间百态写成巨著《西游记》。虽说两人最终都青史留名,但他们的一生却像两滴不同的泪水,在各自的时间长河里凝固成珍珠。

故居的后花园有个很有意味的名字,叫悟园。据传,早年吴承恩在园中读神仙鬼怪、狐妖猴精之类的闲书。《淮安府志》说他性敏而多慧,博极群书,做诗文下笔立成。爱看《百怪录》《酉阳杂俎》之类的小说野史。每每读到这样的文字,让我仿佛感觉到了历史的体温和时光的暖意。我想,正是这些闲书在吴承恩的心中埋下了想象的基因、“悟”的种子,在后来的某一天,这些种子终于破蛹成蝶,最后成就了一部可以载入世界文学史的煌煌巨著。